

執筆：李友中

製作小組：方麗容

朱娟秀

尤志銘

宋建興

個案：26歲，女性。進勒戒所第二天。

我認識的幾個吃藥的死了，我也驚奇買藥的越來越年輕，哎，只怪意志薄弱。

當我感到空虛與疲憊，我需要那種輕飄飄的感覺，那顆紅色的小藥丸令我放鬆。當丈夫打我的時候，那小小的紅色藥丸就會化成熾熱的憤怒，我抓了一大把吞下，我想騙誰呢？割過三次腕，加上這一把紅中，我真的祈求死神帶我到世界的盡頭？我眼睛大大的卻流不出什麼淚，但是眼神卻有恐怖。

離婚後，我到酒廊上班。我們「接客人」的心情並不能放鬆，想想跟陌生人上床能不需勇氣嗎？小姐們都吃藥才能放鬆，行為大膽，客人也滿意。只是，有時「做」一半睡著了，只好醒來以後補做一次。

我到濟南路買藥，發現排隊買藥的越來越年輕，我恨賣藥的人，你們（指向我）為什麼不撲滅他們？我恨自己

，看我身上的傷痕，吃藥後跌撞出來的。

大麻？我抽過一次，他們叫它「哈嘻嘻」，洋客人說的。抽了想笑，肚子餓得要命。

我有個男友，條子抓去了，我們在一起時被抓的。別問話，我恐懼極了。他在龜山，我們不停通信，我等出來，我夢想到鄉下開雜貨店。交太多朋友不行，意志薄弱，桶一大堆漏子……

惡夢壓得我喘不過氣。我夢見骷髏，奇怪的女人，我站在十字路口手亂揮著，徘徊著。

我一定要戒，一直很虛很麻，過了這一段時間我可以戒了。好多人死了，有吃過量，有吃藥後吸煙造成火燒死，有從法院剛剛羈押出來，跳樓想逃跌死了，其實吃不死也找不到那裏。我們是屈服在紅色惡魔（紅中）腳下的小小生命。

筆者想到愛倫坡說的：「如果不是本身意志的薄弱，

人決不會委身在印度，而印於麻醉，其作用還不低度開藥樂，甚至的中國。

吸膠，打)百元十顆，軍傳來，經人做出七十二)合用效力較，吃了歡喜昂為吃了手較除了海)上都歸勒戒)必須經歷一以前途順利星星。

在鏡子

探

我按着

的公寓，不

「我戒了」

倒西歪的人

看他。他有

，不知打了

一九後來才

再吸食。百

不想再上鞋

我想這真的

「悟」。除

種逐漸成

了解悔值

了。

也許

用來解毒

「

人決不會委身於惡魔，也不會屈服於死亡。」

在印度，大麻及鴉片是家庭必備藥品，而用途可不止於鎮靜，而印地安人也常用迷幻藥來達成宗教舞蹈的目的，其作用還不止於產生幻覺，尚可治胃痛。但是，猜測看「某些低度開發國家人民缺乏適當娛樂，竟以此作為大眾藥，甚至充當社交禮儀，是那一國？」是中國，是清朝

的中國。

吸膠，打速賜康 (Pentazosin)，紅中 (seconal) 百元十類，白板 (Normirox) 百元四類。「膠」是美軍傳來，經把女使用風行開來。速賜康又叫孫悟空，能使人做出七十二變，跟「美娜水 (Vena 一種 Antihistamine) 合用效力恢宏。紅中又叫「笑藥」「樂睡」為風塵尤物，吃了歡喜感強烈，上床慾高昂。「白板」較多人吃，因為吃了手較不會抖。

除了海洛因和鴉片觸犯動亂時期蕭清煙毒條例外，以上都歸勒戒所「保安處分」。這些年紀比你我選小的孩子必須經歷一段莫名其妙的麻醉隧道。他們不了解我們何以前途順利，正如我們不了解他們是黑暗中一顆顆迷路的星星。

在鏡子前生，在鏡子前死——波特萊爾

採訪

我按着地址找到一位「前小吸食者」的家。一間骯髒的公寓，不相往來的鄰居，鐵門深鎖。他在家裏看電視，「我戒了」他說。「現在看那些刁根煙摟著女孩在路上東倒西歪的人很『奇怪』」他想到，以前別人是不是也這樣看他。他有一次頑死經驗 (中毒 Drug Intoxication) ，不知打了什麼藥，全身發冷，雙頰滴汗，臉扭曲。打一九後來才好了。但即使這樣可怕的經歷也阻止不了他一再吸食。可是現在為什麼戒了？因為保安管束？還是因為不想再上勒戒所？我想都不是——既然死神都嚇不了他。我想這裏的重點是那種看別人會有很奇怪的感覺，也就是「唐」。隨著時間很多人的心靈會起某種神秘的變化，那種逐漸成熟的人格會把人推出藥圈子。一拉遠就會開始不了解徬徨少年時的那種需求，動機逐漸模糊而變成蠻奇怪了。

也許自然是最好解藥，這是百分之十葡萄糖液 (通常用來解毒) 辦不到的。

另一個

「我看到天空有星星……一架銀色的飛機我在駕駛它……像吸煙，吸一口想一下，我可以幻想……」

耳邊隆隆的引擎……搓一搓再吸一口……我是個

抽屜被人拉來拉去……一隻老鼠對我大笑……」他才國一！吸膠五個多月，來勒戒所二十天了。「很想出去」跟他溝通不易，其實跟「他們」溝通都不易。他們空虛、緊張、多疑。怕被「注意」。

不吸膠可以嗎？

可以，不鍊丹不會怎樣。沒有癮。(沒有人會承認有

癮)

會不會厭倦？

不會。

以後再吸嗎？

不一定。

有否很想做的事？

沒有。

只是喜歡吸？

對。

吸膠不是不太好嗎？

對。

吸膠後就忘記吸膠不太好，是不能控制自己？

對呀。

剛剛說能控制自己，仔細考慮一下，是否能控制自己

？

沈默。

出去是否再吸？

沈默。

沈默表示他對自己沒有信心。不過，想一想我們這個社會能提供信心保證嗎？不怎麼能。有人慣於聽古典音樂，有人卻在呼盧喝雉聲中長大。有些女孩慣於聽甜蜜的奉承，有些少女卻須聽任客人嬌橫縱慾。有人經常從教會義賣中得到信心，有人卻老在角落呼吸茫茫的煙霧，注視茫然的未來。

他們在勒戒所最大的願望是「出去」。出去後卻迫不及待地吸，吸了又被送進來。

事情就是這樣。

發作

今天警察送來一個吃大量白板的。瘋得像野人一般，我隨著抓他的壯漢 (我勇敢的幫忙抓著衣角) 衝入病房，先將帶手銬的手腳綁牢於床的四角。我四面一看，壯漢原來都是兄弟，老大喝一聲，國中的乖乖蹲在旁邊看牢。不得了，他舌頭蹣出來，咬舌啦。老大吼一聲，猛敲他胸口

，抓來一隻鎖塞入他口裏。不久有人送來更大的鎖重新塞入，嘴角血流出來了。我忽然靈機一閃，忙呼撒鎖，抓來一把筷子敲開嘴，果然搜出一付假牙，（牙科總算沒白唸）「他……搶我……五仟塊。」他指著我的鼻子大叫。

「他媽的，」老大叫：「命都不要假牙伍仟塊還記那麼清楚。」我問老大下手不會太重？「不會」他雙手一合。「你馬殺雞過吧？嘿，手裏都是空氣，聲音大而已。」

我發現一人有難大家幫忙的感人現象，反而馬路上車禍現場多是看熱鬧的，指指點點的。

大家坐下來互相請煙，我問他們現況。

「晚上有蟬聲」一個有點女孩子氣的男孩笑嘻嘻對我說。手指著鐵窗。「風吹進來好涼好靜喔。」我忽然驚喜對世上沒有一個人不在禱求一刻安靜。

老大說從前有個胖子，進所時把小銅鑼塞進魚肚子弄進來。有一夜鋸了他媽的半夜才鋸出一個小洞。結果人鑽出去的時候卡住了，卡了一整晚才有人來救，說完衆人大笑。又有人告訴我，逃出去的多半沒多久又被送進來。

「歹命」

一個夢



我體內的歌

我從勒戒所回來以後心情鬱悶，做一個夢：三個人爲了反抗暴政而被五馬分屍。其中一個咬牙忍受，忽然，皆其手闌的繩索斷了。驚人的是，他不顧觀衆的歡呼，竟敢取繩子再將自己綁好，重新進行慘不忍睹的景象，我驚駭檢討：人正是身不由己扮演受苦角色，網綁鬆了，他大可逃。可是潛意識卻叫他逃避自由。讓他重回刑台接受折磨。

市療楊庸一醫師告訴我說：「監獄關十年八年，勒戒所苦戒一番；常沒有用，並不是那些人具有自虐情結，其性格，行爲遵循一衝動就殺人，一出所就吃藥的模式，走上出所或出獄還不是回到從前的不良環境。」

對乖學生而言，解決「衝動」就是上圖書館讀書。解決「煩悶」，就出國留學解解悶，這是乖學生模式。

楊庸一醫師說百年前的被害妄想（Delusion of persecution）與今天的並無不同，只是對象從好幾種怪變成外太空人侵略或電腦迫害，反社會人格在今天尚屬可行醫療措施，犯罪同樣需判刑。精神醫學界只有如此。今天的「最後」治裁是法律。「法」當然也是相當有效。如果規定紅中賣到一千元一顆。就不會有很多人吃。因為藥癮跟吸毒不同，它較容易戒。

深層心理學家（註）發現麻醉後的幻覺具強烈、迫切的顫動感。他也許看到自我象徵，也可能是父母的扭曲形象。「……一隻注視我的狼……恐怖……牠也可能是籠內的獸……左眼嚴酷，右眼則憂鬱，鮮紅的唇……注視這張臉使我感到性興奮……」（見附圖一）

吃藥時他也可能看到「一個皺皮的嬰兒，恐懼得張口大哭。」那是嬰兒期口腔慾受挫，並且無法從女友身上得到滿足。

他或許看到撕裂的臉，顯示恐懼與忿怒對立。看到一對張得很大的眼睛「而實際上他無法「內視」自己的青色，「魔鬼的臉」那是小時候所害怕的狗、蛇、喜歡恐懼的母親的形象之融合。

吸食麻醉品所擁有的輕飄飄之感也許竟是內心恐懼的發洩。每個吸毒的朋友可能都背枷著痛苦的折磨。

（註）：精神病人繪畫選P.160。

Reuson

牛頓似乎知道爲什麼蘋果從樹上掉下來，可是何以有人知道那一顆蘋果會掉下來（第六惑）甚至指揮它掉下（超心靈）就連正常人也常做一些無法解釋的夢。我們知道精神病生活在無休止的夢魘裏。我們觀察迷幻藥的反應有幻覺、幻聽、憂鬱與譫妄。我們從來不知道精神分析

的原因，只能歸諸語言的矛盾，只能歸諸語言的矛盾，只能歸諸語言的矛盾。現在假設有……

佛洛伊德

有一個現象就……孩子身上，這……吃藥本身就有……爲何不那麼……這些女孩常有……孩相信自己有……種種痛苦十分……這就是頭痛……的頭。

而像割腕這……性器官的象徵。有些吃藥女……交涉（一些「玩……後一刻總是拒……。也就是說總是……正因地潛意識的對非另有刺激）。

勒戒所，以及我們應嘗試以深……大規模藥癮研究

兩個分析

某些女孩會……吃藥的女孩被……年輕時很英俊，……用其體。她父親……（爸爸生病需錢……死多的是。她卻……反而大把鈔票貼……當她需要母……兩到童年後母虐……母愛對伊迪帕斯……尋拉英後的父親

一個夢：三個人，牙忍受，忽然，對觀眾的歡呼，買票的對象，我驚恐地網綁鬆了，他大重回刑台接受刑罰。關十年八年，具有自虐情結，其就吃藥的模式，境。」

的原因，只能歸諸遺傳和刺激，對症狀只能以電療、鋸鹽法、鎮靜劑抑制。

現在假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（Reason）造成精神疾病，對常人即賦予夢魘。是不是Reason也會悄悄抓起藥人的手，抓起一把藥吞下？這是我的推測。事實上吃藥的人多有輕微躁鬱現象。研究他們也許可以揭開神秘的心靈。

佛洛伊德

有一個現象就是吃藥後的割腕行為，大部份發生在女孩子身上，這是一種求死本能。可是為何大多女孩喜歡割腕？吃藥本身就是一種厭棄自己的行為。所以不上吊是因為還不那麼急著上天國。而且喉嚨可是會很痛的。我發現這些女孩常有歇斯底里頭痛，佛洛伊德說三歲至五歲小女孩相信自已本來有陰莖但被切除。這叫「去勢恐懼」，這種情緒若十分強烈，潛意識會感到切除男性性器官的痛苦，這就是頭痛的來源。因為人的頭常象徵成男性性器官的頭。

而像割腕這樣絕望的行為，正是一種明顯的切斷男性性器官的象徵。

有些吃藥女孩敢從事大膽的戀愛遊戲，卻不會有性的交涉（一些「玩家」發現某些妖艷的女孩反而難上手，最後一刻總是拒絕）。她們的情感容易固置在伊迪帕斯情結。也就是說總是不歇地尋找「父親形象」（戀父情結）。正因地潛意識的對象為父親，故視性愛如近親相姦。（除非另有刺激）。

勒戒所，以及成群躲黑暗角落「下自己的毒」的人，我們應嘗試以深層心理學探討。「最好能由國科會補助做大規模藥癮研究」楊庸一醫師說。

兩個分析

某些女孩會因無名的衝動陷入不可自拔的境界。有個吃藥的女孩被送少年管訓三年，她的父親復旦大學畢業，年輕時很英俊，其母生她後就跑了。其後母虐待她無所不用其極。她父親生病，她逃家吃藥失身沈淪成爲酒國紅牌（爸爸生病需錢呀！）她很漂亮，肯大把錢爲她花的死不活多的是。她卻一再跟不怎麼有錢的中年有婦之夫併居，反而大把鈔票貼他們，且常被遺棄。

當她需要母愛時沒有母愛。她以這種不吝惜的花錢來消弭童年後母虐待的恐懼（否定Denial作用）又因沒有母愛對伊迪帕斯戀父恨母情結固置得比別人深。遂不歇地尋找英俊的父親形象，因此某些人檢到大便宜。



漂亮女孩通常比較敏感。紅中、白板只能忘記一時。對後母的恐怖印象實無法以一錠藥消弭之。爲了抹去陰影必需揮霍予別人，以假想的母愛表現沖淡縈繞腦海的夢魘。

「我常常夢見一種透不過氣的壓迫感，在一間密封的倉庫裏我被困在一網網草堆中」她緩緩噴一口煙說。我望著她嗑藥迷幻的眼神流露出無能和恐懼。這種感覺以出生那第一刹那象徵之，密閉的倉庫是出生前的子宮，一網網草堆代表從陰道出來時的各種障礙，如醫生的器械棉花。她以退化成胎兒的掙扎提醒自已生活的困境。意思是「我需要安定，像回娘胎般的溫暖舒適。而那是迷幻藥所不能帶給我的。」

恨的代價

恨的代價有多少？勒戒所有個少女談著談著哭了。她很漂亮，出身良好家庭，乖乖考上高中，認識個男友，然後被玩弄甩掉了。個性好強的她對全世界男人產生恨，她

發誓滿十八歲就去酒廊上班。她辦到了，可是陪笑陪酒轉檯帶出場，實在算不上報復。她本是乖女孩，被醜陋的環境弄得苦不堪言，她吃藥了。

佛洛伊德說蹂躪一個女人的貞操，必將引起她的長期敵視……病態的女人分清了愛與恨，矛盾地先後表達出來。這就是她「對全世界男人的報復」。

可是為什麼以自己身體為報復對象呢？以克拉夫特伊賓（Von Krafft-Ebing）的說法，被玩過的女孩對男人竟有一種性的臣服（Sexual thralldom）以糟蹋自己為樂。一種被虐心理症。

實驗

現在要進入一個小小的高潮，在我們模糊的想像中那一群蹲在黑暗角落裏吃藥的人，總是很遙遠，研究吃藥問題要怎樣才能貼切明白「那種感覺」呢？我決定自己吃吃看。

這些天來我們已找出心理的脈絡。他們是性格不穩定的，家庭太嚴或太鬆的，活動空間局限在某些特殊環境，有需要，而一方面也方便，就很自然地吃了。有時在那種小圈子裏不吃還讓人看不起呢。另一方面吃藥也可以很容易交到朋友，在怕寂寞的少年沒有朋友，實在生活太乏味了。

現在我以不同的動機做這個吃藥實驗，應該不會上癮吧，這個有少許危險的實驗。

現在我要提供一份原始資料，這份資料有刪但沒有改，為什麼刪呢？因為不好意思。七月二十七日晨十點十分我服下第一顆白板。這個實驗相當危險。第一種直覺是會上癮吧。但事實上不會，不是我的心防特別好，而是生活環境及心理條件不同，根本不會使人有需求感。吃藥追求的不是興奮，而是一份麻醉。所以賭博、電動玩具、性經驗可以使之上癮，而吃藥行為是「假性自殺」，沒有特別情況不會有人走上這一途。第二種危險是意外，同做實驗的男同學怕我傷到自己，女同學則怕我傷到她們，第三種危險是原始資料上，就是心裏的秘密洩漏，這是有傷自尊心的，所以刪了。「飛越杜鵑窩」裏有個發作的人被護士長隔著褲子插進一根巨大的注射筒，於是他「拖著一根玻璃尾巴跑來跑去。」我想我當時就大概是這樣，我對修養了二十多年的儀態學遂大失信心。



實驗前

簡	記	脈博	血壓	瞳孔	流汗	註
10:10	正常	70	140/100	3 mm	—	
10:30	有點困 像微醺	94	105/70	4 mm	—	三顆白板
11:00	無幻覺 無幻聽	88	100/65	4 mm	—	加一顆紅中
11:30	肚子餓 不口乾	96	110/80	4 mm	—	加一顆紅中
12:00	大叫 口音嚼舌	105	×	×	—	加一顆青發 空膠囊但吞 食者不知
12:30	沈睡	×	×	×	—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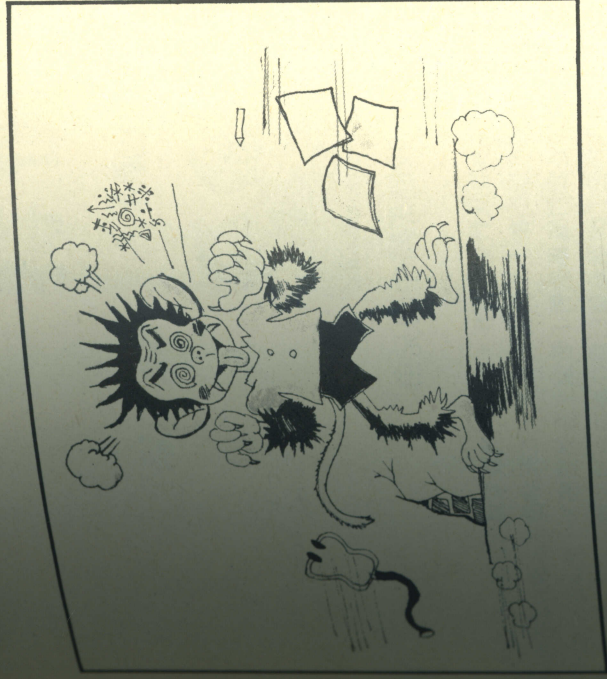
註：「×」代表沒有記，因吞食者正在譫妄（Delirium）期記錄人都嚇跑掉了。這個實驗結果跟前訪問過的人不盡相符，但是，我們做這個實驗的目的重在一個「開始」，精細嚴密的實驗——我們呼喚學者來做。

譫妄語錄

「我沒有產生幻覺」（生氣）
 「我肌肉麻麻的，無癢感」
 「我表皮麻，被多人看覺得很高興」
 「我擔心別人無安全感」
 打電扇（只想摸一下，下手太重）
 生氣沒有幻覺產生（加一顆紅中）

實驗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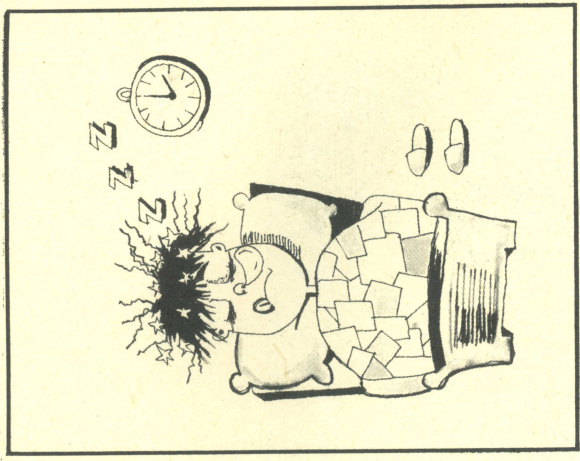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很乖
抓碎整包
覺得遺憾
做伏地挺」
 「很正常
我很想
「來一顆
倒去藥粉
「現在藥
「頭會昏
發。」
「我
「我要藥



實驗中

「我很乖，本性善良」
 抓碎整包餅乾說「不痛」
 覺得遺憾，花這麼多時間得到什麼？寧可喝酒。
 傲伏地挺身二十下。
 「蘇正常啦。」（要求加一顆紅中）
 「我很想碰別人，大概平時就想碰。」
 「來一顆青發！」（同實驗者看愈來愈大膽，遂偷偷
 倒去藥粉使之服下空膠囊）
 「現在藥性比剛才強一些」
 「頭會昏，有些事我知道是不該做，現在我吃一顆青
 發。」
 做猴子動作
 「我要藥，藥呢？藥在那裏？」

我要藥，藥呢？
 藥在那裏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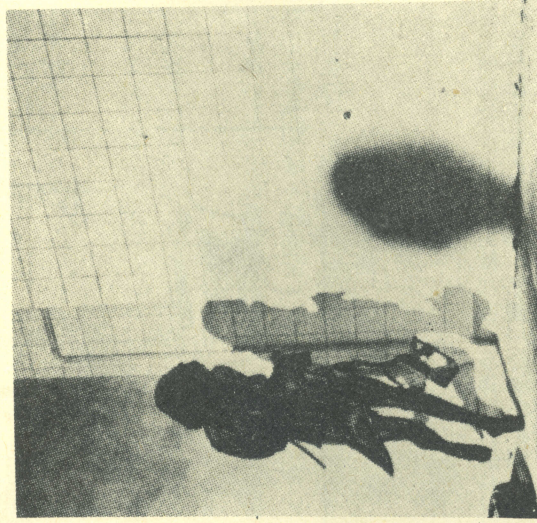
實驗後

「很容易碰撞，有痛感（叫聲）給我吃一顆青發。」
 「我下次要吸強力膠，嘿，嘿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假
 裝的。」
 「因為我喜歡這樣。」
 「我希望有幻覺產生」
 「等一下吐要吐那兒？鞋子裏？」
 「來點音樂也許好一點」叭叭叭……「太大聲嗎？」
 「絲毫沒有那個——欲望」眨眨眼睛。
 「我現在想要……」（行動呆滯、打腳、放音樂）
 「我要再吃綠豆湯」（跳舞）
 「有想睡的感覺，只是不想這麼早結束」
 「我現在正常了，嗨嗨嗨」
 「我想到街上走一走。」

者正在譫妄 (Delirium)
 果跟先前訪問問題款
 目的重在一個「藥
 者來做。

興」

)
)



「到師大走走好了」（想摸別人的腳）

「我可以控制自己」

「我是北醫學生，從小父母管我很嚴」

「他們叫我洗澡……還叫我收襪子。」

「長大後我交一個女朋友，後來吹了，她嫁給一隻猴子」

「……很疼她的猴子。」

「往事已成回憶……沒什麼可以控制我……」

「我是否借藥裝瘋？不知道。」

「不像會上癮，不會找尋這種方法……週圍人對我有敵意。」

「我知道言語有點混亂、大膽，我希望看到幻覺，譬如裸女，嘿嘿。」

「想捏別人，大家一起來，坐在一起，來喝綠豆湯。」

「頭很昏，肚子痛，想嘔吐，還是多吃一點吧。」

「妳（指記錄者）一動都不動，像化石一樣，怎麼可能有人像化石一樣。」（大聲打呵欠）

「我想吃桌上的東西，我要多吃東西，充足我的——」

「我什麼都不怕，警察來了跟他稱兄道弟（作者原本很怕警察）……幻覺還是沒有。」

——坐著呆睡。

筆錄停止，其後二天昏沉沉，間歇醒來仍有譫妄現象，第三天才痊癒，沈睡淨計 30 小時。

我們黑暗中的兄弟

有時我們覺得奇怪，我們把藥癮看得這麼嚴重，怎麼可以不在乎？吸食又吸食，在死神的掌邊跳舞而不醒？於是我們認為他們「必須」有罪惡感，「讓罪惡感離開他們自己」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有罪惡感，生命就是罪惡、無聊、痛苦，想盡辦法來求解脫，他們錯在那裏？

他們多的是幾年沒碰過球類，你看他們在勒戒所裏采烈抱著球玩不禁感慨。嗑藥是必然嗎？如果平時有憂鬱發洩，生活不會枯燥乏味，嗑藥不是必要，他們何必有罪惡感呢？他們並不覺得欠了社會什麼，而實在，社會欠了他們點什麼，沒有盡到愛護幼苗的功能，讓他們在墮落裏自生自滅。

藥癮問題是世界性的醫藥及社會問題。今日它的恐慌性在於吸食人口愈來愈年輕，我們可以想見一些黑暗的角落有一群人睡著茫然的瞳孔，以錯亂的感官摸著黑暗中的跳樓、撞車、割腕嗎？在校園的我們挾洋裝書趾高氣揚卻有人用顫抖的手指抓著迷幻藥，在藥物中毒，在生靈邊緣徘徊。我們總有光明的前途，而「她」吃藥——失身——沈淪。「他」賣血——偷竊——甚至如香港人說的那（販毒），勒戒所、教養院、土城、龜山監獄好像是避之路，一顆小小紅色的藥丸就劃分了乖孩子和壞孩子，誰總認為他們是我們黑暗中的兄弟。

對吃藥的朋友而言原因單純得很，就是沒人關心，或她心情煩、緊張、空虛、不知如何打發時間，就只能吃藥。這是社會不夠健全。然而最基本的「沒人關心」的膠問題的調查，許多國中校長反對說他們校中沒有人吃藥。無視學校廁所所瓶瓶罐罐，大堆塑膠膠歷歷在目。就靠膠厚皮的校長承認問題甚至還未解決問題，所以社會實在冷漠了，冷得像冰天雪地，身處斯地想要禦寒呵暖乃起然反應，我不是說麻醉藥裏有溫暖，但是它能放鬆，鬆弛思想。我們不必罵他吸毒。因為我們知道這叫「退化作用」。他們不停吸吮「奶嘴」却得不到一滴奶——絲安慰，反覆漸抽乾生命的最後一滴，他們要為其不成熟的人格付什麼，而社會卻不必付出什麼。

● 最優秀
最

● 油價上
Nik

● 最佳
最佳

台灣
台北